

百年五牛图

梁由之 著



林彪

将军百战身名裂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激发挑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陈寅恪

四海无人对夕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



张季鸾

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



蔡元培

再造共和第一人
这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真诚伟大的爱国者，一个现实感很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个存在主义者。



鲁迅

百年树人
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

梁由之◎著

百年 五牛 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五牛图 / 梁由之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33-7847-0

I. 百… II. 梁… III. ①鲁迅(1881~1936) —评传
②蔡锷(1882~1916) —评传③张季鸾(1888~1941) —评
传④陈寅恪(1890~1969) —评传⑤林彪(1907~1971) —
评传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8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2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梁由之《百年五牛图》

余世存

梁由之先生的《百年五牛图》在网上连载的时候,我有幸几乎同时拜读,随后向不少人推荐。如今三四年已过,在梁先生的作品出版之际,由我来饶舌,向梁先生和读者们致意,更是幸何如之。

—

我与梁先生至今尚无一面之雅。在网上看到他的文字的时候,几乎肯定地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的特征大概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启蒙的80年代受到正面的影响,却未受80年代的“无耻”所污染,随后经历了90年代的流浪,而在新千年的“国际社会”——即网络上,有了表达的冲动和机缘。《百年五牛图》就是一个热爱文史哲、才学识郁积于心的中国人在当代近乎荒凉的生存格局中寻求突破的努力。他的作品给犬儒、乡愿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提供了立场鲜明的参照物,给了当代汉语世界一份难得的作业。一如论者所说,即使社会教育意义极大的“潜规则”理论也“忽视了人的精神性、道德自主性、要求承认的自我实现和人生追求多元性”(胡平语),在此种无视或忽视的局面里,《百年五牛图》张扬人的价值,实在是无上的功德。

《百年五牛图》写了五个人:鲁迅、陈寅恪、张季鸾、蔡锷、林彪,这是上个世纪梁先生心目中最佩服的五个中国男人。梁先生毫不掩饰对他心中巨牛人物的尊敬,他的五牛图在某种意义上如同太史公的纪传,只不过他比太史公更审美,更强调人格的标杆。这五个男人性格鲜明,命运各异,但无一不是赤诚而深沉的爱国者,无一不是人格精神的独立者。

太史公纪传的华夏人物,多处于我国传统文化性格形成的前期,那些人物,多为其命运展开的“不自觉的文本”,他们的个性难称独立,他们是我们千载之下多为叹息的待成熟者。梁由之的巨牛五人,也处于我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前期,但牛人之所以牛者,乃在于他们有充分的自觉意识,非“跟着走”者(邓小平语),他们的思想、个性是自由而独立的,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又建基于对人世“无缘无故的爱”。因此,报世而独立的他们越过了时间,成为上个世纪数十亿中国男人中屈指可数的男人,人格成就和人生成就至今高不可攀,少有企及。梁由之善用了“国际社会”的平台,为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了一次游刃有余的五牛解析,意态酣畅地欣赏了这些“时间的玫瑰”,实在是值得祝贺的。

二

由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们开始的“现代性”史,或由鸦片战争开始的我国“现代化”史,至今已近二百年。最近一轮启动的现代化史,也有了百三十年。在总结百年中国史或三十年史的时候,尽管成就多多,但对现代性、文明、价值这些东东反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殊可叹息的事实。走在路上的国人像迷途的羔羊,无有对错方向。以至于外人都看到并指明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同样可叹息者,我国民供养着数量庞大的学者、教授、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跟官产阶层异质同构地组成庙堂社会,对自处和共处、协同和认同、礼仪和道义、文明和历史、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等等多不置一词,唯奉肉食所旨,随声附和;如此一来,道术裂而礼乐崩。幸而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取向,形成了虽然有限,但局部开放的社会空间,给了我文化求诸野、成于私的机缘和平台,由是乃有了些许民间的声音、稗史的正见。

除了存在合理性一类的顺势思维,指引人们生活并前行的自我教育、社会教育,几乎一片空白。至于今天,在我国民既要面对国内的繁复局面,又得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造成的虚拟经济乃至虚拟生存等等新问题之时,在承认和相互承认之间、在独立和相互依存之间、在敌意和共建和谐之间、在现代性和传统之间,几乎无教也失教。人们四顾苍茫,几无凭借。人们难以回向,难以还乡。

神不在异国,不在当代,神乃历史的目的性,神在历史。历史是我们的师范、宗教,是我们立身处世、安心立命最为坚实的基石。于是,重新讲解历史的队伍遽然膨胀。这支队伍鱼龙混杂,他们相关的历史口水或历史写作企图给人生以坐标,却每每加剧了我们生存的混乱感。少数看透历史的人,则把历史的某种把戏呈现给了我们,加剧了我们的苍茫感。我国史既成了人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又以其厚重、混乱、苍茫压迫了今人,使得当代人在历史责任面前一再退让,不知所措。

三

用出版家严搏非的说法:“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因此,如何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确立普适而开放的知识共同体,并给予国民自我教育的人格和作品示范,是自觉的知识人所应努力的方向。

《百年五牛图》对历史人物的评点,深沉厚重,汪洋恣肆。在梁由之的历史咏叹里,有朵渔、夏双刀、十年砍柴、谭伯牛、当年明月、倪政兴、曹升……等一大批网络作者的复调回声,俨然当代私学的唱酬——在主流或官学的习惯性封闭言说之外,网络作者们讲解的历史更贴近了国民个体,他们的历史写作是对历史和大众的敞开。他们没有圈子,少有职称,他们是企业家、电视制片人、独立作家、电脑程序员、浪子过客、小资驴友,等等,借用大才子王怜花的说法儿,他们是当代中国的江湖。尽管他们的力量仍显薄弱,尚未能展示“礼失求诸野”的自足和成绩,亦未能重构汉语知识的体系和质地;但他们既然出现,由体制化知识生产体系组成的当代汉语写作界就发生了改变,汉语写作界再也不是那些作威作福者任意驰骋的跑马场了。

那些依官傍商的汉语作者们不得不面对一群新的人物,如《理水》中一再表达的那样:“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鲁迅顶礼这些埋头苦干的人,因为在洪水当前万方多难之际,确实是这些乞丐似的脊梁在“为天地疏经脉,为万世开太平”。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是这些民间私学的力量在给当代中国以魂魄、精神

和肝胆,是江湖作者们在给中国人以人生坐标,是那些独立自由的文人、学者、革命家、思想家们在疏通中国精神的山川大地和中国人心灵河流的走向。在这些作者中,梁由之是极为自觉的。

梁由之如此评论当代汉语写作界:“目前各式各样的讨论,在理论上往往未能超越 20 世纪前期先贤思想之范围,深度和广度甚至常常不能及。不少议论都是矮人看场,人云亦云,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看多了这样的争论,越发感到重新阅读、了解、思考、认识前辈的必要。检讨和反思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和道路的选择,也许会给人们在当今形势下如何有所作为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因此,他要为他心目中的中国男人作传:“回顾历史,接近这些刚劲强健的灵魂,重温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是写作《百年五牛图》的初衷之一。”

四

百年五牛显示其牛气的主要舞台是 1949 年前的中国,或者说这些牛人之所以为牛,他们的人格精神养成期属于我国的现代史。我不止一次地说,近代以来我国发生在上层精英中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做人的考量,遗憾的是,20 世纪的下半叶,民族的精英层人格成就总体上不高,或说人格成就小得可怜,其优秀处比不上德、日精英集团,其高尚处比不上历朝士绅阶层,而跟上半叶的中国精英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

这一看法几成当代人的共识,“民国人物”今天已经成了一种人格自由而丰盈的象征,成了为理想而经国济世的象征。如陈丹青说:“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而才华横溢的梁由之面对这一代民族精英也只能废词感叹:“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蔡锷、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张季鸾、鲁迅、陈独秀、丁文江、胡适、傅斯年、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那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这些“巨人之所以成为巨人”,只是他们坚守了对自己人生人格的期许,敢于

挑战时流,从而穿越了时空,成为“时间的玫瑰”。这些历史人物在不同时空的文明人中获得承认,一代又一代有着人格期许和自我认知的人从他们那里找到了知己。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民族精英幸运地生活在民国混乱的自由里,他们活在人人皆可立言立法立功立德的年代。他们中虽然也有人希望一统江湖,但他们深知“不服从的江湖”中的任何人都有权利生存。他们尽管言行上多有相轻之语,但他们对对手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只要看看胡适对老辈文化人的感激,看看鲁迅对民国优秀作家的推举,看看蔡元培对陈独秀等人的包容……我们就明白他们的心胸和见识。

同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巨人,乃在于他们从不是“求做奴隶”和“暂时做稳奴隶者”,他们不求施舍。“那些希腊诗人都是些高贵的公民,他们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们自己是自己的保护人,从不望人家施什么恩惠。”民国精英大抵如此,梁由之强调并佩服鲁迅等人非文弱书生,正是着眼于鲁迅们是能够保护自己、捍卫自己权益的牛人。

五

今天的中国江湖、汉语网络跟民国的混乱自由状态庶几近似。只不过,今天的汉语江湖中有一个自大的庙堂,一个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后者意识到了江湖的存在,他们轻视江湖并抱有敌意,他们要么攻击汉语江湖的粗鄙、野狐禅、低劣,要么以蒙面不负责任来攻击国民的自由表达,要么以五毛党等手段来进行口水战、监控战以及实际的围追堵截。幸而今天的汉语世界尚未一统江湖,庙堂一手遮天、绝地天通的现象也再难如愿,在国民个人跟天地、历史、自然之间已能自由沟通。因此我们的社会并不全然为庙堂的附庸、复制物,吾人仍能在汉语世界的荒凉中偶遇惊喜,获得安慰,更新认知并推动生命的自我完善。借用梁由之先生的话说,我们仍能确信自己的人格,确信独立和自由,“肩膀上扛着的脑袋确属于自己的朋友。”因此我们有了《百年五牛图》,这样仅以五牛就敢梳理百年中国混乱的史论或诗论。

一如江湖非凭空出现,梁由之的狂妄其来有自。他深受 80 年代中国精神开放的影响,对自我有着万物皆备的信心,对人生宇宙的认知有着审美的激情。正是这种对个体的明认,坚信“自己的朋友”,使他能够以自身为尺度,敢于度量一

切,“重估一切价值!”《百年五牛图》以如椽大笔,叙述五牛的人格气象和精神高度,以青春万岁的心力臧否一切人物,更有着历史长程坐标为“道成肉身”、“人能弘道”作证。《百年五牛图》以当代中国的青春精神向五牛致意,是为了告慰“五牛”,更是为了向历史致意,恢复历史正义。

人们见仁见智,或者并不全然同意梁先生的评价,但他那种参与历史的个人写作态度却是极为难得的。梁先生虽然张狂,他的心态却是开放的,他尊重知人论世者、一切用自己肩膀上的脑袋来研究思考者。如他谈论鲁迅时说:真正要认识鲁迅、了解鲁迅、学习鲁迅、超越鲁迅,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去读鲁迅本人的文本,在拥有充分的认知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所有第二手的东西,可资参考,但都不足凭信。对鲁迅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缺少最起码的真切了解而贸然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信口雌黄,只能是“枉与他人作笑谈”。

六

梁先生的狂放是青春的,但他绝不缺乏汉语作家中少有的历史敬畏和文字尊严。他的文章看似是诗,是舞蹈,实际上对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等极为讲究。他的人物评论是在对史料、文本占有基础上的厚积薄发,他的人生叙传则是在对汉语传统熟稔基础上胸有成竹的行兵布阵,他的笔削有文则是对历史的敬畏和对人生的关切、对人格的审美,他的文字诗意来源于青春的恋惜和放纵。读梁先生的文章,是对汉语传统的温故,又是对当代汉语的知新。

青春作伴好还乡。60年代出生的梁先生人到中年,向青春还债,又跟青春一起还乡。这一故乡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天地神明,是我们中国人的童年、家园,这一故乡仍有我们心仪的男人女人,有可歌可传的英雄圣贤。还乡让我们认清自己是什么,是否背叛了什么。梁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人生事实,故他的写作有一种自我明认,他的写作如歌如诗,如舞蹈,他的还乡是一种明认自我和世界的享受。而我们读梁先生的文章,也享受到了一种还乡的青春欢乐。

青春在“国际”上、在历史里舞蹈,命令我们倾听。或者我们也可拍掌作歌,为巫为史为诗,承诺自己对宇宙的忠诚,成就自己的人生。

2008年10月5日写于风城

百年树人：

关于鲁迅

- 一、岂有豪情似旧时
- 二、身后是非谁管得
- 三、老归大泽菰蒲尽
- 四、怒向刀丛觅小诗
- 五、风波浩荡足行吟
- 六、送客逢春可自由
- 七、以沫相濡亦可哀
- 八、有弟偏教各别离
- 九、心事浩茫连广宇
- 十、偶开天眼觑红尘
- 十一、高丘寂寞竦中夜
- 十二、谁令骑马客京华
- 十三、故乡如醉有荆榛
- 十四、扶桑正是秋光好
- 十五、少年哀乐过于人
- 十六、血沃中原肥劲草



我并不自称为基督徒……但我可以揭露这个事实，即其他人比我更配不上这个称号。

——克尔凯郭尔。转引自汤姆特《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易卜生：《人民公敌》

孤伟自死，社会依然……

——鲁迅：《摩罗诗力说》

一、岂有豪情似旧时

终于轮到鲁迅了。

梁某一向并不谦虚。但事到临头，却依然有几分激动，几许惶恐。

众所周知，《五牛图》是唐人韩滉的名画。而《百年五牛图》，则是我用文字为百年中国五位杰出人物绘制的一幅长卷素描。他们是：鲁迅、蔡锷、张季鸾、陈寅恪、林彪。其中，鲁迅是文人，张季鸾是报人，陈寅恪是学人；蔡锷和林彪，则是武人。

既然以鲁迅、蔡锷、张季鸾、陈寅恪、林彪为所谓“百年五牛”，虽属一家之言，也自有我的理由、标准和尺度。需要预先说明一句的是：这并不是说这五个人没有缺点和局限，更不等于我对他们的思想和作为完全认同。

以鲁迅为百年五牛之首，肯定不只是因为他年齿居长。读鲁迅本人及与其相关的各种著述，颇有年月，兴趣日增，却不曾专门写下过一个字。并不是没有想法，也不完全是一向忙而又懒的缘故，主要还是度德量力，唯恐佛头着粪，不敢率尔操觚。

年幼时即接触到鲁迅，但对他那副横眉冷对不招人爱的倔巴模样并不特别感冒。中学语文课本里面，每学期必有鲁迅，但老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的归纳阐发，只能令我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找连环画看

(如《祝福》《白光》)，又觉阴森惨淡，一点都不好玩。不怕各位见笑，我迄今未曾将《鲁迅全集》通读一过。甚至连大先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也有几篇是硬着头皮才勉强卒读的。

也有若干篇什，自己读出了沛莫能御的滋味，如《从百草堂到三味书屋》《社戏》《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等，这几乎成为我在语文课上除了文言文外唯一的食粮。一遍一遍地读，玩味那些复杂的长句，觉得它们如此曲折又如此明晰，节奏上也缓急得当，富有韵律之美，真是一字不能易。两篇纪念文字冷峻背后的沉痛，曾深深打动过我。那些论战文章，我也非常喜欢，爱看他把针在绵里埋伏得那样漂亮，爱看他居高临下似笑非笑地调戏对手，也爱看他把深沉的愤怒控制得如此有力量。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进入自由选择阶段后，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与热爱不断深化。尤其是30岁以后这几年，更对其人其文有了酣畅而痛切的体会。难怪侯德健唱道：三十以后才明白。

林贤治指出：“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

汪曾祺说：“鲁迅是个性格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孤独、悲愤的斗士，同时又极富柔情。《故乡》《社戏》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凄凉，如同秋水黄昏。”

鲁迅只活了56岁。生前身后，他享受到了世俗罕见的殊荣，也蒙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攻击与诋毁。这个“横站的士兵”，由于种种原因，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被政治集团根据自己的即时需要加以歪曲利用，以讹传讹，以致不少人似懂非懂，人云亦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倒是鲁迅本人，生前对此已有预感。

写出自己心目中春温秋肃独步千古的鲁迅，是一个夙愿，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现在，五牛已成其四，兵临城下，图穷匕见，撼大摧坚，无可闪避。

在下就要胡说鲁迅了。唐突西施、言不及义之处，在所难免，先生勿怪，看官勿笑。是所望焉。

二、身后是非谁管得

1936年10月19日晨5点25分，鲁迅（1881.9.25—1936.10.19）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9月25日，他刚刚度过自己的55岁生日。

18年前的1918年4月，在友人的一再劝说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浙江绍兴人氏周树人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发表在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首次署名鲁迅。“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鲁迅就此迈入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中心位置，留下了近700万字的皇皇著译。去世的前两天，他犹然笔耕不辍，写下名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是或不仅仅是由于他是所谓“左翼领袖”、“文坛盟主”。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荷载独彷徨”于“无物之阵”的“横站的士兵”。



鲁迅的一生，风波浩荡，斑斓多姿。仰慕追随者固然不计其数，从毛泽东、孔祥熙、柔石、萧红……直至引车卖浆者流，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而他的论敌，也颇不乏重量级的名流学者、专家教授，如：章士钊、顾颉刚、胡适、周作人、陈源、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成仿吾、沈从文、

鲁迅(1881-1936)

李四光、杜衡、吴宓、杨邨人、张资平、高长虹、周扬等等。这个驳杂离奇的超豪华阵容，亦复惊人。他们给鲁迅戴上种种帽子：学匪、双重反革命、伪善者、堕落文人、刻毒者、封建余孽、杂感家、买办、收受卢布者、变态者、堂吉珂德、法西斯蒂……要是换作他人，这些大佬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足以把对方淹死。但很不幸，这次他们遭逢的是鲁迅。

鲁迅是一个独立而巨大的存在。1936年10月19日后，“他休息了”，“公已无言”。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人生自古谁无死？身后是非谁管得？以下列举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毛泽东：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多次称鲁迅是中国现代“第一等圣人”，封鲁迅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让“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并称。

2.胡适：

胡适的看法与毛泽东不同。这可以从周策纵的一封信中，略见一斑：

合肥（安徽）大学等举办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予因双目白内障手术，未克出席，小诗二首为祝：

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

周策纵

一九九九年己卯七月三十一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之陌地生市之弃园，时年八十又三。

3.周作人：

（鲁迅）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

《会稽郡故书杂集》……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4.梁实秋：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是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正面的主张。而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 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5.巴金：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